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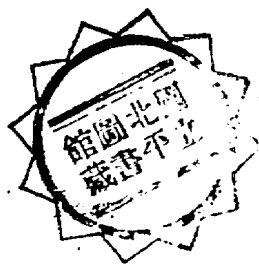
鄉村問題週刊

第一卷 第六號

目錄

-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之特殊困難……………梁漱冥先生口授
王靜如筆記
- 我們的鄉村運動與現政權（續）……………王靜如
- 和縣高利貸的形形色色……………羅子爲
- 悼陸山兄……………王靜如

日六十月九年二十二：日版出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之特殊困難

梁漱溟先生口授
王靜如筆記

二

經濟問題各國不同，今所談者，為中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問題，無論在誰（資本主義者，乃至共產主義者）都承認技術如何進步產業如何開發的重要；但若美國則問題即不在此，而在失業問題，物價等問題矣。

大家關心中國問題者，都知道經濟問題的重要，都急切要求中國生產技術進步產業開發。但每有不照顧自己所處地位環境，而徒言經濟建設，作為種種計劃者，則是笑話！

與經濟建設第一有關係者為政治，我們想不到我們的政治環境，便說中國宜如何如何作經濟建設是不行的。經濟建設或須直接靠政治力量行之，或則亦要相當的政治環境為條件。無論前者後者，我們總括稱之曰經濟建設的政治條件。想不到政治的條件固不行，有人於政治條件隨自己主觀而要求，不顧到其是否可能也不行。

大概技術進步產業開發的先例，總不出兩條路向：

(一) 個人營利自由競爭的路向；近代西洋社會即走此路，而亦日本所模倣成功者。

(二) 社會本位統制的計劃的路向；蘇俄即其一例。

此二路向，頗覺相反，但實際上亦不過相對的各有所偏，非絕對的不同。在前一路向所需政治條件，是國家法律有效，社會秩序安定，乃至政府能為獎勵保護等等。後一路向所需政治條件更高，即必須一強有力的政府，並且清明的政府，運用國家權力，總持經濟建設之事。

以上所述兩個先例的路向中比較，我們似宜於後者。這不但因為我們產業落後的國家要走計劃的統制的路，才經濟捷便，合於「迎頭趕上去」的一句話；更要緊的是因為外圍環境不許可我們走前一路向，此種國際競爭激烈之極，不但俄國是以整個國家對內統制對外競爭，即其他自由主義的國家亦以經濟上技術與經營之進步，政治上之傾向保護政策，而莫不以其整個國家作成國際競爭之一力量。如果我們走前一路向，即不啻以我們零星散碎的私人資本與國際的強大力量競爭，安有容我們立足的餘地。所以，不是我們國內合起為一力量最好，乃是外圍環境不容我們力量分散。我們產業落後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上力量本已單薄，若分散了豈不更單薄？所以從大勢上看，我們唯有走後一路向，殆無疑問！

但從政治一面看則如何？二三十年橫擄不羣，國家法律總是無效，社會秩序幾時可得安定，今後仍無把握。更高的政治條件益不可望。是則經濟建設上對於政治所非要求不可者，兩政治乃決不能滿足其要求，此真困難矣！我所說的『特殊困難』，即指政治問題而言，非經濟問題有辦法，中國無辦法；但非政治有辦法，則經濟無辦法。我請大家注意政治問題。但大家勿以為我暗中傾向政治上的法西斯主義，或共產黨的做法。以我看這兩條路都是錯誤的。對於政治問題做何打算，亦同經濟問題一樣，要照顧到我們所處的環境地位。與政治第一有關係者為社會，即一切的政治局面無不有其社會背景，從中國社會分析推斷之。

我們的鄉村運動與現政權（續）

王君此文，曾刊載村治第三卷第一期而未完。茲特請王君將本文續完，將由本刊陸續刊布，以饜讀者。——編者

B 武力的取得政權之革命黨的路走不通——為要說明在中國以武力取得政權之革命黨的路走不通，首先要指出在中國為什麼才會發生有以武力取得政權之革命黨的事實。其事實的來由當分兩方面：一是從外的，二是從內的其

，恰好不能產生任何方式，（法西斯式或共產式或其他）強有力的統一政府。天地間無偶然的事，二十餘年來的政象皆有其來歷，或理由。在短時間內我雖不能分析給大家聽，但可以此結論貢獻給大家。中國經濟建設非要求這樣的政治條件不可，而中國的社會恰好不允許有這樣的政治，此即所謂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之特殊困難。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此特殊困難，但非謂此困難果不可解決耳。能以闡切經濟問題者，進而研究政治問題，更從面分析中國社會，為整個社會問題之研究。往還追尋，不惜擴大範圍，我相信是能發現一條解決途徑的。

王靜如

從外的又分兩種：一是緣於近百年來帝國主義所加諸中國的經濟剝削；二是緣於做效蘇俄布爾雪維克式的革命。統言之，從外的就是認清了須用革命的對象便是帝國主義，而更須效蘇俄組織黨的方法來打倒！其從內的亦

分兩種：一是軍事的，二是政治的。軍事的是在認定掃除個人的武力，而以一切的權力歸諸黨；政治的是在取得政權，而更施黨治以代法治。然則我們由上文的「看就知道：其從外的方面原因是主，而其從內的方面原因是副。因為：在初是受到從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近又受了蘇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激勵，從革命之理論印証到受壓迫的事實，於是就決定了方向非如此不可；但大的方向既已決定，其從內的雖然也感到個人武力的橫行，和同時見到民十三年前法治的精神建立不起，然只不過是順理成章的下來，所謂打倒軍閥，即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前鋒，施行黨治，更是組織強有力的人民政府。那末，可以嚴格的說一句：中國革命的暴發，是緣於從外來的激勵，而不是出於內部問題的鞭策，誰也不容否認了！以上是就中國之所以產生革命的事實，非一抽象的說明；以下是就中國之自有以武力取得政權之革命黨的事實，作一具體的說明。中國之自有以武力取得政權之革命黨，當以民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起。因改組前的國民黨雖是革命黨，但不是以武力取得政權而即以黨來專政，其於辛亥革命就是一例；至以武力取得政權，而以黨來專政，實是自國民黨的十三年改組起。國民黨改

組之遠因，是由俄越飛及鮑羅廷之來華；其近因是蔣介石和歐仲凱之聯俄。前者遂定了「聯俄」政策；後者又促進「聯共」政策；此外又定了農工政策；此三大政策實為國民黨改組之新精神；但此三大政策，還不過是其手段；其目的是要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才是國民黨改組後之所含革命的意義！然為要打倒帝國主義，必先要打倒軍閥，因此才有十五年的黨軍北伐；也可以說，十五年的北伐，其意義就是在打倒軍閥！不過我們現在要問：自十五年的北伐，一直到今天的結果，其革命果如十六年的所謂「北伐完成」了麼？又自軍閥手中所得的政權果歸諸「黨治」了麼？我們更進一層的問：今後革命的大業，果將藉此可以達其目的的麼？我們為要解答這兩層關於今後的問題，但又不及贅論，我只就過去的事實中，指出兩個中心問題，一是革命理論之分歧，另一是革命戰線的崩毀，果能對這兩個問題就事實而能作理論的解答，則於前兩層的疑問，當不難準理而斷！先就理論的分說。按理論的分歧；先有「國」「共」之分；次有「共」內兩派之分；後有「國」內各派之分。但按國共理論的不同，根本就在爭階級鬥爭的一點。其時國民黨是說：

在中國國民革命的過程，是不容有階級鬥爭，因為中國本無顯明的階級，有之，其各階級亦同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因就中國現時之國民革命的意義言，當就各階級的被壓迫以來，無論農工商學兵，都應聯合起來，一致的打倒帝國主義；但不宜獨代表某階級的利益，而使之分化，分化就是分散革命的力量，使革命不見成功。然共產黨就反駁的說：中國雖然沒有階級分化的顯明，但確有階級不同利益衝突的事實，你既是個革命黨，要採取政權來專政，那你究竟是代表那一階級呢？原來你是代表各階級，那末，遇到這一階級和那一階級的利益衝突，又該怎麼辦呢？至說那時以整個民族的利益為前提，可以不定犧牲那個階級的利益以作調和，那我却又要說，所謂整個民族的利益是個空洞的名詞，而民族的內容就是包涵着各階級，其各階級中的占極大多數人的就是工農階級，那時你要離開了工農階級而說什麼民族利益的話，豈不是騙多數人的說法？因此你要承認中國革命的過程是不免階級鬥爭，因此你也要站在工農階級的立場。以上就是國共理論不同的口氣，而且是一場爭不通的官司；於是就由共十三年的合作，到十六年就不得不分家了！再見其內兩派理論的分歧，其分歧的主要點

就是在：杜洛斯基派是認中國革命的階段已進到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而史丹林派則認中國目前的革命是需要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前者的理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必得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因為只有無產階級的工人才能夠革命；並且中國社會已被帝國主義的資本化，其無產階級的勢力已逐漸增長，因此在中國這可以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後者則認為不然，其理由又是：中國還是半封建社會，在此半封建的社會，農人的勢力是極大，而且農人也極需要革命；因此在中國的革命若不拉起農人作工人的同盟者，是使中國的革命無出路；也因此中國目前的革命，是要認定以工農階級的革命；工農階級的革命，就是以工農階級組織獨立政府，而謀國家資本的發達，亦即所謂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此下又見「國」內各派理論的分歧：如吳稚暉先生的全民革命說；汪精衛先生的各階級覺悟分子團結革命說；陳公博先生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革命說；猶至有所謂被壓迫民眾革命說。其說均不及糶舉，然要在示其不同而已！以上是就革命理論的分歧，算是一一一點出。然而我們現在可以勸要的批評一下：（一）關於國民黨中的四派，可以歸納作兩說：一是超階級

之聯盟說；另一是階級的聯盟說。前者無論其爲「全民革命」，「各階級覺悟分子團結革命」，「被壓迫的民衆革命」，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即是在國內的各階級都無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爲謀抵抗共同的帝國主義之壓迫，則不應彼此的更有階級之觀念，而要作超越階級的一切的團結；但其共同的錯誤也在此，因他否認了內在的壓迫確有等差的不同，而其經濟地位亦有剝削與被剝削者之關係的存在，却只顧要喚起作一致對外的革命，並不問在內的革命戰線上是否有一致團結的可能。即所謂以利害的觀念來喚起人們之革命，但革命的利害又不容其是由各自的本身爲出發，誠屬不通的路。其走不通的原故，實言之就是在不許站有階級的立場而革命！後者如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說，誠然不能說他不許站在革命的階級爲立場，並且他引小資產階級與工農聯盟來革命，是他看得極清楚，就是工農雖然占極大多數，但小資產階級裏是包括了不少的智識分子，革命而無智識分子喚起民衆，領導民衆，則革命的隊伍無論如何是不會成立的。但他也犯了顧此失彼的毛病，就是民衆即便由智識分子喚起了，革命是由智識分子領導了，甚至革命在國內已經取得政權了，可是那

時的政權是落在誰手裏呢？顯然是落在領導革命的智識分子手裏；因爲被領導之工農決不會運用其政權。又智識分子必先利用其政權以代表其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後其工農階級的利益，甚至以其本身的革命得有一出路，與工農利益相反的勢力謀妥協下去，所謂不再革命，而那時更回過槍尖來以壓迫工農，誰保得險呀！老實的說一句，陳公博先生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以革命的理論行不通，就是以其要站在多階級的立場而革命！（二）共產黨內的兩派自然也分作兩說：一是工農階級的革命；另一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但無論工農階級的革命，或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此兩派有一共同的矛盾現象，就是都不曾在事實表現得有什麼「工」「農」在革命，其鬧革命聲振天地的倒只是幾個智識份子。智識分子在替農工嚷着要革命！然而農工表現着是怎麼樣呢？工人說你叫我革命，我的工作鬧失業了，一家人餓死誰管呀？農人說你叫我革命，我一家老幼流散到那裏去呀？而且你叫我丟下現在有的鋤頭和地不種，便和你一同去拚命，我不幹，我不幹！你再和他說別的就說這了，因爲你是要以利害打動他來革命，他目前切身的利害問題提出了，你就不能給他解答，他何能聽話？至於智識分子呢，他

倒是感覺問題，了解主義，並且深知道自己不關也是比較的無出路；鬧則要拉起農工來一起的鬧。但農工確拉不起，可是「兵」呀「匪」呀就在所被拉之列了。於是他們就可以當領袖，成功就更可以在他們是先握政權！老實的說一句：其在實際上之所犯的毛病，與陳公博先生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理想，找不出什麼差別；不過共產黨在理論上不便承認有所謂小資產階級吧！再就此兩派各別的錯誤指明一句：當兩派分家前，杜洛斯基打電給陳獨秀，問中國紅軍是怎麼樣，陳復電說是「土匪」；又幹部派笑杜派在中國只有三百萬無產階級的工人，就要鬧無產階級的革命！以上雖然是他們的敵人

和縣高利貸的形形色色

和縣是安徽的屬地，位居長江邊沿，夾在京蘇的當中，交通極為便利，地壤肥沃，向有富源之名，過去金融尚為流通，人民在經濟上從未受過停滯的困難。自從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八年老天爺發下了狠心，整整地乾旱六年，好容易十九年收得一個熟年，誰料想到二十年又發生了洪水大患，淹掉整個的和縣十分之七；復加之以土匪三年的盤據；南北軍隊數度的經擾；幾下頭弄巧了碰在一塊兒，

互相的攻訐，然而所說的都不外乎是事實；並且以從敵人口裏不容情的說出來，更覺得親切痛快！我們於此可以對共產黨的理論總下一句斷語：就是其理論誠然是站在較單純的階級為立場；可是其在事實的表現並不是工農階級的革命。總之，我們於理論分歧的一點，得其結於下：革命就是以利害為出發，以利害為出發就不能不以其自體為本位；以自體為本位，就不能不站在階級的為立場；以階級的為立場，又必站在單純之階級；站在單純之階級，是不徒為理論的言之有立場，尤宜在事實的能表現（未完）

羅子為

犯一因肥沃自足的社會摧殘得如一座荒山般的淒涼！這時候銀根吃緊到萬分，所有流連金融的店號——錢莊，代步當舖——歇的歇倒的倒，帶腿的帶腿，坍台的坍台，直到本年春季四鄰已是一無所存了！人民借挪銀錢，比登天還要難！一班利慾薰心的人們，遂乘時施其放債的伎倆，以重利盤剝，所謂普通的低利——二三分——貸款此時已不易得了。上述是關於和縣高利貸之所以產生的原因；現在來把

高利貸的種類，及其真象一一分別說明之。

一，印子錢：這種錢是整借零還，她的還錢日期有四十天和八十天的兩種定例，因為還錢的日期長短，便有利息高低的分別；在這四十天和八十天的兩種日期中每元生息高沒有超過五角以上的，低沒有少到二角以下的，在挪借的時候並沒有條據，但必須有較大的商號担保方能借得到手。

在取得到手的第二日起，必按借款時候規定的還法逐日抽還。例如：借洋拾元，假定還期為四十天，每元生息貳角，則連本帶利便是拾貳元，這拾貳元按四十天的還期則每日必須抽還叁角，當中是不能夠開斷一天的。

二，錐子錢：錐子錢是一種短期貸款。他的生息方法有集利，旬日利，半月利，月利的幾種。集利是按所在地的鄉鎮逢集的日期計算，每元每集生息有五枚至十枚不等；旬日利是按十日計算，每元十日生息有十五枚至二十枚的不等；半月利是按半月計算，每元半月生息很少有超過一角以上的；月利是按每月計算，每月一元利息一角至二角的不等。此款在借取的時候，必定必先扣除第一期的利息，以後利息按期繳納，是不能夠隔期的。

這種錢在借取的時候沒有條據，大半是憑人作証，但

有時有用物品來担保的。不過這種貸款的還期，很少有延長，尤其是集期與旬日期的兩種貸款。有時甚至於朝借夕還的，但利息仍須照認。

三，折扣錢：折扣貸款表面彷彿錐子錢月期貨款，其實她是不同的。這折扣錢是一種不足數的貸款，她的利息計有三種不同樣的：一種叫做九扣加一。就是借大洋拾塊，在取錢的時候，放款的人必須扣一元，實際上借款人所得到手的祇有九元；而利息則按照拾元計算（每月生息一角）；還錢的時候，亦必照拾元之數歸還。一種叫做九扣加三。她的扣法與前者相同，亦是借拾元必須扣一元，借款人祇能得到九元的實數；但是她的利息較前者為高。此種貸款在取錢的時候，必須找得股實或有信用者之一二人為担保償還的責任，然後方能取得款項；在挪取的時候，必須出具借條，在借條上祇說是每元每月生息三分，其實是一角三分，這額外一角的利息由保人担保負責。每月拾元共生利息是一元三角，以後還款的時候則照十元之數歸還。還有一種叫做八扣加二。就是借洋拾元，在取款的時候，祇能得到八元的實數，餘二元為放款的人所扣留；於取錢的時候，亦必找得一二信用較著者負責償還的責任，利息在條據上祇說是每月每元生息二分，其實是二角二

分，那二分以外的二角利息由担保人負責，每月按十元計算生息，還款的時候，亦必照十元之數來償還的。

人民對於這幾種貸款很少有借用長時間的，大半是十天半個月，但是在放款人他是不管的，不問是幾天歸還，利息概照一個月計算。同時對於虛借實還的定例仍然是照舊，不肯有絲毫的減少，若是一時不能夠歸還，借用的時間比較長久，則必須按月認繳利息，萬一到月不能夠繳納，便將原來所借的本錢，連同所生的利息，另具一張新借條，以後的利息便按照新借條上照數計算了。

這種折扣貸款的剝削方法巧妙到萬分，而所得的利息又是很多，真正是剝上加剝。利外取利了！

四，麥石子：麥石子所生的利息不是錢，而是小麥。每到麥子登場的時候，按照借條上所生的麥利多少而向借票人解取。若將每石所生的麥利扣算成錢，每元每月的利息最少有六分以上。現在舉出事實來證明：

這種麥石子貸款的時間在年冬末月與年初的春季：從年冬末月到第二年麥子成熟的時期——五月初——祇有五個整月，在這五個月的時間中一元貸款生麥利有八升至一斗的不等，在本地的麥價，一石小麥曾價值過六元，但是普通的價額，約在四五元之間，按本年麥季四元一石的麥價，

合每元八升生利來計算，每元每月生息為六分四厘，並且在得麥的時候所用的斗斛大過於普通行用的斗斛二十分之一。至於年初的春季此項貸款，大半在二三月之間，每元生麥利有五六升不等，惟觀時間之早遲而有異，其利之輕重與上相同。

五，稻石子：稻石子的貸法有兩種：一種是貸款生利；一種是數稻子不生利。貸款生利，在麥子成熟之後，大半是由麥石子變成的。因為麥石子到麥子成熟的時期是要償還的，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在借票人或者發生了其他事故商得了貸款人的許可，便將所生的麥利按當時的價值算成錢數合同原來的借款，另立一張借條，遂由麥利改生稻利；這其中經過的時間不能超過三個月，在這三個月的當中，每元生稻利約在四五升。這種貸款，比較少有，尤其是近兩年。

貸稻子不生利的這一種：說出來在看者最初一定覺得很覺其奇怪，其實不過是一種掩飾好聽的巧妙名辭罷了。此項貸期在年初的春季，大半是在插種的——三月初——前後幾天，她的貸法是將稻子貸與人家，按當時的時價加上三分之一以上而算成錢數，立具借條，上面寫的是「無情無息」，其實利息已經算在內了，到稻子上場的時候，依當時

新額實，按起初扣算的錢數而扣除稻子；在解收的時候所，用的斗斛大過於普通行用的斗斛二十分之一，這樣一來，在借稻的人又多了額外損失；同時，在每年春季的稻價總是高過於秋收時候的稻價。如本年春季，和縣的稻子每石價值是三元，當時貸稻子每石最少算四元，還有四元五角，到現在稻上場的相價祇是二元一石；按四元一石的貸法，一石便變為兩石。就不以此論，單照貸時每石稻額外所加的三分之一的稻價——三元算作四元——來計算，自貸期三月起至七月收割的時候止，共計五個月，每元生息已是六分六厘，何況還有斗斛的剝削及稻價低廉的巧處呢！

上述幾種的貸款，除掉印子錢為小商和小販借取以外，餘下的幾種，都是直接於鄉村農民的，在這直接於鄉農的幾種貸款中，要以錐子錢和折扣錢的兩種貸款的剝削最利害；但是這兩種貸款並不通行於鄉村而為一般農民所借取。在錐子錢大半為一班嗜賭的人民所借用，他們一時為貪婪心理所衝動，便不顧一切的去借來，結果因此破產賣老婆，一變而為盜竊乞丐流氓……以致影響到整個的社會不安，不過像這樣變化的事實尚不多，但也是很值得注意研究的一件事。至於折扣貸款大半貸與少數地主，這一般人大半是享受祖宗的福氣。論到他們的智識，說他不行

吧，他什麼過幾年苦，開口還能說幾句時髦話，真正賺起來，他是一竅不通，連一封信寫不清楚的很多。他們仗仗着祖宗遺留的一點血汗便大肆揮霍，不顧一切為所欲為，沒有錢不問利息的多少，祇要借到手的總是借，越借債越多，越多用越少，但是因為過去養成一種養尊處優的習慣，結果祇有聽其沉廢下去，這種方便的高利貸款，影響於青年的前途很大！

在鄉村最普通的最通行的并且最有影響於鄉村而為一般農民借來作正當用途的，要算是麥石子和稻石子了。這兩種借款，多數貸與中等自耕農以下的農民；在這種農民每年所收穫的糧食有限，大半僅敷於充飢，用費尚需以其他的副業補充之，不然是不夠維持的。恰巧遇着數年的荒歲，有些又加之臨時發生其他事故——婚，喪，疾病——以致入不敷出；但是為着生計的逼迫，不得不出於借債的一途；而又遭逢着這樣的重利盤剝，那有不窮的道理呢！以致年不如年，因此破產而被迫離開鄉村的人，在目前的和縣是一天多過一天啊！

在這重利盤剝之下的農民，並不是不感覺着痛苦，但是環境的逼迫，經濟的棘手，有什麼法子呢，祇得在長吁短歎的呻吟中挨着下去吧！

(註)一、集期有隔一天及兩天的。

二、月份都是按陰曆計算。

附白：這篇材料大半搜自和縣北鄉，因為時間的關係，以致有些地方未能去；不過所有的差別

悼蔭山兄！

我還記得我是七月十九日由鄒平南下過濟南時，見及子溫兄，子溫兄就為我談及蔭山兄的病，並說他是頭一天（七月十八日）才由家帶病來到濟南，現已住入濟南醫院了。我當時以忙於所事，也不及去看他，於第二日一早便匆匆的南下。

這次，我是八月二十一日由烏江起身，二十二日抵濟南的，又見及子溫兄，就聽說蔭山兄死了，而是八月六日死的，其棺木已經搬去了家鄉！

我自此，一直到現在，腦筋中總不斷的這樣想着：當我們在研究部共學差不多有兩年，而蔭山兄不是一個很動事讀書而謹於處友的同学麼？而當他最近——前幾個月——去青澤，不還是生氣蓬勃的一心願去努力於鄉村運動的工作麼？何致病得這樣的快？又何致一病就這樣的利害？更何致竟一病不起？

，祇是在利息的輕重，貸款的種類祇有這幾樣

二二，八，二十，寓於烏江實驗區。

王靜如

然而同時我也想到：當我們同學時，蔭山兄的身體本不算強壯；不過由他的勤學，而對『鄉運』發生了深的信心；更由他這深的信心，所以就發出他這勇敢的力量，但終因他體力的單弱，不勝其工作的疲勞，致促成他的肝疾；且終因肝疾而殞命！

蔭山兄是死了！蔭山兄是犧牲於『鄉運』的過程！鄉村運動者之於鄉村運動的過程，就如螞蟻過河而要將自身來填起一座橋；前者溺而後者繼，於是橋成而較後來者始得安然渡過。將來『鄉運』這座橋成，三萬萬的農民都可由此得到一條生路；即一般的人們也只見到這一座橋，誰還記得這搭這座橋而犧牲於其過程的鄉村運動者？尤其如恆河沙數的小得如沙子一般的蔭山！

但我們同時知道：將來成功的『鄉運』這座橋，是由於這大小小前前後後的鄉村運動者們的體力和心力所築

成，而且是缺少了其中任何的一個都不可，那怕他的力量小得如同一粒沙子，但要在於是一點真的力量；因為只有一點真的力量，他可以積少成多，他可以由己感動別人，其影響倒是很不小。蔭山兄就是具有這一點真的力量；我們追悼蔭山，就是有感於他的這點真的力量！

我們更同時感到：我們自身的力量也是小得如同一粒沙子，而「鄉運」的前途更明擺着有無數的障礙——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軍閥——，即是「鄉運」的門旗裏也隱伏着有不少的敵人——「投機分子」——；然以我們這微弱的力量，處於今之「裡應外合」「前後夾攻」的形勢中，更覺像

本刊第一卷 第五號 目錄

說廣句開話	編者 張石方
談談鄉村建設	張虎鳴
青年與農化	王靜如
鄉村師範教育與鄉村問題	張虎鳴
我們的鄉村運動與現政權	王靜如
梁漱溟先生「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講稿摘要	張虎鳴
悼蔭山同學	張虎鳴

本社代售——徐揆予先生近著

中國社會問題探原

定價壹元 實價七角

是書為徐揆予先生精心覃思之作。取材豐富，持論嚴嚴；遠從人生宇宙，近從各家學說，以探求中國問題之真諦。所有政治教育經濟男女宗教……各問題皆為專篇論列，而要歸於一旨，有志於中國問題之研究者，當圖先睹。

蔭山具有這點真的力量的友伴亦是難得！我們紀念蔭山這點真的力量，我們不禁要追悼蔭山！
不過總上的話頭：這是後死者的說法；或是旁觀者的計算。然在蔭山：他生前的精神只是「幹」；他死後的結果便算「完」！他不顧他幹後的結果，他只顧他當前的要幹；也只有像他不顧幹後的效果，而只顧他當前的去幹，所以能拿得出真的力量！我們追悼蔭山，我們是紀念他的這點真的力量；我們紀念他的這點真的力量，就應先了解是出自他的正確的人生觀！

寫於濟南九月二日

本刊價目

- 一 每冊三分
- 二 每月四冊一角二分
- 三 全年五十二冊一元五角六分
- 四 不收郵費

本刊出售處

北平崇外樓子胡同十六號本社（定購）
北平西城興盛胡同三號村治月刊社
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
濟南四馬路緯二路神州國光社
山東青澤第六中學商店
四川重慶磁器口川東鄉村師範